



阿昧著
A Mei Zhu

北宋生活顾问

穿越女携手本土男
过云淡风轻小日子
坐看隔壁家鸡飞狗跳
我自井井有条

80000张
推荐票
800000次
点击量

起点女生网PK榜第一名!

非种马，非万能，非圣母，非小白，不矫情

精品古代穿越家斗文 最惊心田园版“红楼”大戏

打络子，攒嫁妆，立女户，斗婆婆
真实还原大宋朝蕙质兰心女子的日常生活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北宋生活顾问

阿昧著
A Mei Zhu

穿越女携手本土男
过云淡风轻小日子
坐看隔壁家鸡飞狗跳
我自井井有条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宋生活顾问/阿昧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 - 7 - 80244 - 976 - 3

I. ①北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4017 号

北宋生活顾问

著 者: 阿 昧

责任编辑: 张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xiandaibook.com

电子信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张: 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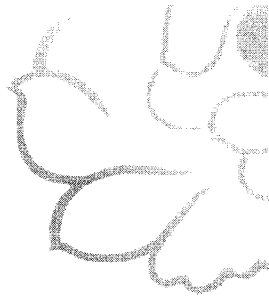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360 千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44 - 976 - 3

定 价: 29.80 元

得转载



目 录

第一章 寄人篱下·····001

“你不会真以为只因你是老夫人的族亲罢，老夫人在世时，可是为你和二少爷指腹为婚过的，这叫婚约……”林依脸上笑容未变，手中的棒槌却慢了下来，忙忙地打断地道：“杨婶，此话休要再提。”

第二章 后院起火·····015

杨婶很快就回来了，接过林依手里的活儿，道：“真真是巧了，我们怎么掐银姨娘的人中，她都不醒，偏二老爷一回来，她就醒了。”

第三章 自做自售·····043

张仲微这才想起，自家娘亲不愿她太能干，凡是女人该学的活计，没一样教过她，这打络子的手艺，还是张八娘偷偷教的呢。他顿感自己讲错了话，内疚起来。

第四章 鸡飞狗跳·····061

方氏不做声，只将方大头看着。方大头忙站起身，笑道：“误会，误会，我不借钱，只是想与你家换个妾使。”

“换妾？”张梁愕然。



第五章 自谋生路·····077

方氏深悔自己办事不周全，逼问林依几句，未果，只好长吸一口气，不甘不愿道：“各退一步罢，我不赶你出门，你也莫掀我的过往。从今往后，你搬到偏屋去住，按月把房租和饭食钱，如何？”

第六章 贵人相助·····095

杨氏今日似要与方氏争到底，道：“她小小的人儿，一天一升米都吃不完，哪里来的两升？咱们孝中，桌上少见荤腥，怎地还收肉钱？”

第七章 艰苦创业·····123

林依抬头道：“被人算计死，总比饿死强。”她来时路上就已横下了心，横竖是没得出路，与其畏畏缩缩遭人欺负死，饿肚子饿死，不如先搂些钱在怀，享受几日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再来操心旁的烦恼事。

第八章 各立门户·····135

张梁左右为难，不知如何作答，方氏替他解忧道：“大哥，非是我们不愿意，只是你两个侄儿，再过两年就要赴京赶考。路途遥远，那许多盘缠，指望从田里出来哩。”

第九章 红袖添香·····147

周围有人在笑话张家无钱，更是让张梁着恼，血涌上头，一时激愤，竟又挑出三个来，道：“四个丫头，咱张家男人，一人配个丫头，正好。”

第十章 买房退婚·····163

林依垂了头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没讲她托杨氏退亲一事，只叹息一声：“不是你不好，是你娘……她待我如何，你也瞧见了，无事还要为难我几回，若我理你，日子更不好过。”



第十一章 竹马青梅……………191

张仲微在外听见，立时觉得飘雪的天也不那么冷了，全身暖烘烘。他朝窗边贴了贴，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考取进士，谋个官做，带你出蜀，就同大伯与伯母一般。”

第十二章 小人难养……………207

任婢听出她语气中的疏离，忙想了个主意来讨她欢心，道：“二夫人，咱们家的鸡，正愁没菜吃哩，我放到林三娘菜地里去？”

第十三章 婚从天降……………219

张伯临生气道：“我娘讲得有理，嫡妻进门前先有妾，是打她的脸。你先躲起来是正经，就算将来她进了门，你也须得小心伺候，不可逾越。”

第十四章 初来乍到……………245

李舒噤了一跳，她生于大家，平常夫人小娘子们，就算要罚人，也是文文静静地罚，哪有伸手就打人的。她听了林依这话，发现方氏的手段，与她根本不是一个套路，不禁真忐忑起来。

第十五章 蒸蒸日上……………261

方氏上回听说她立了女户、盖了猪圈，还没当回事，这番晓得她名下还有田，才真的震惊住，瞠目结舌望了林依好一会儿，方道：“你还真是瞒得紧。”

第十六章 东窗事发……………279

李舒起身，盈盈一福，笑道：“恭喜大少爷添了长子。”

张伯临听得一头雾水，怔怔问道：“甚么长子？”

第一章 寄人簾下

北宋。

四川眉州殷实农家。

清晨。

阳光透过纸糊的窗户，照在四周围了栏杆、仅在正面留有出口的木头床上。窗外一丛密密的竹子，从中传出鸟儿的唧唧啾啾。更远一些，还有牛哞鸡鸣和隐隐几声狗吠。

外面必是一派田园风光，林依的心情却轻快不起来，一年前，她穿越成一名父母双亡的十岁女童，寄居张姓远房亲戚家，连名字也由姜语变作了林依，族中排行第三，人称林三娘。

张家三代同堂。老夫人已逝，老太爷健在，膝下两个儿子。大儿在外为官，这乡下老家，就只有老太爷带着么儿一家居住；不过么儿一年前携友东游去了，家里仅有么儿媳方氏带着三个孩子。

寄人篱下的日子，林依一语不敢多讲，一步不敢多走，时时处处须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惹了当家主母生气，被扫地出门。她叹了口气，轻手轻脚起身，穿上左右对襟的齐腰花夹袄、白中泛黄的夹棉裤，系好缀在裤腰中间的裤带子。穿戴完毕，奶娘杨婶已拎了一桶水进来，分别倒进两只铜盆，轻声问道：“八娘还未醒？”林依摇头，走到床前，唤了几声。

张八娘乃是当家主母方氏的幼女，头上两个姐姐早夭，因此看得娇贵些，

她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，在被子里扭了几下，终于不情不愿地起身，嘀咕道：“爹去游山玩水，娘就趁机逼我学女工，我宁愿去看书。”

林依只一笑，没有答话，在绿枝瓷盒子里挑了点儿牙粉，细细揩牙，倒水漱口；随后走到脸盆架子前，抓了些粉末状的澡豆放在掌心，用水和匀了，扑到脸上，慢慢地揉搓；待得揉出泡沫，再用清水冲干净。她取了红梅瓷盒子里的油膏来擦脸时，张八娘才开始揩牙，嘴里仍旧嘀嘀咕咕：“伯父只捎了牙粉回来，却未捎牙刷子，害得我们只能用手揩。”

杨婶递过漱口的杯子，叫了一句：“罢哟，有牙粉使已不错了，那些种田汉，都只拿清水漱个口罢了。”张八娘虽有些娇气，脾气却很好，被反驳也不生气，只冲她吐了吐舌头。

林依自书架上取了本书，边看边等张八娘。过了约摸两刻钟，终于等到她梳洗完毕，二人手牵着手，去堂屋请安，顺路吃早饭。

张家人已围坐在八仙桌前，主座上花白胡须的老汉，是张老太爷；左侧鹅蛋脸、细眉大眼的，是当家主母方氏；右侧的是方氏的两个儿子，张八娘的两位兄长，大的叫张伯临，小的叫张仲微。林依和张八娘双双请过安，在下首的空位置上并排坐了。另一位奶娘任婶与她们端上粥，摆上筷子。

桌上四碟子菜，一碟炸小鱼小虾，一碟熏腊肉，一碟切得细细的炒青菜，还有一碟子盐豆，以供张老太爷佐酒。这普普通通的几碟子，在北宋食不果腹的乡间，已属好菜了。

方氏出身书香门第，对仪态要求严格。林依一手端粥碗，一手执竹筷，安安静静喝粥，另几个孩子亦是如此。只有张老太爷不时发出“吧唧”的声响，惹来方氏不经意的皱眉。

饭毕，众人出门，各忙各事。张老太爷去放牛，这是他老人家最大的爱好。一袋肉干，一壶烈酒，在山上一待就是一整天。张氏兄弟去上学，他们师从眉山城西寿昌书院州学教授，一心要参加科举。张八娘则跟着方氏去学绣花，学织布，学裁剪衣裳，学厨艺。林依晓得方氏不喜自己在她眼前晃悠，便自动自觉地去了厨房，帮杨婶舂米。

北宋的米，即便是市场上出售的，都是带壳的，须得在下锅前用捣药罐一样的物事让谷子去壳，舂出来的壳就是米糠，剩下的米粒即是白米。

杨婶看着林依一下一下把棒槌敲进盛器里，叹道：“你成日做粗活，不学些

女工和厨下的活计，将来怎好嫁人。”

林依暗自苦笑，哪里是她不想学，是方氏不想教而已。她心中苦涩，嘴角却还带着笑，道：“学那些有甚么好的，八娘每晚都抱怨枯燥乏味，抱怨二夫人逼得紧。”杨婢停了手里的活计，跺脚道：“傻妮子，逼着学这学那，才显见得是亲生的呢，二夫人就是对你不上心，才任由你成天玩耍。”

林依唇边的笑意一丝未变，“我不过是老夫人的族中亲戚罢了，二夫人肯收留我，已是我的福气，哪儿敢奢求太多。”

杨婢左右瞧了瞧，见方氏的心腹任婢不在周围，便凑近了林依，悄声道：“你不会真以为只因你是老夫人的族亲罢，老夫人在世时，可是为你和二少爷指腹为婚过的，这叫婚约……”林依脸上笑容未变，手中的棒槌却慢了下来，忙忙地打断她道：“杨婢，此话休要再提。”

杨婢一愣，旋即记起来，方氏存心模糊这门亲事，是不许任何人提起的。她又深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愿意这门亲事，就不教你女人家的活计，这是作何道理……”

林依没有做声，这道理，她约摸猜得出来，方氏大概是想把她培养成“三不会”的女孩儿，好有借口推了这门亲事。她捣完盛器里的最后一粒谷子，抬起身子，“杨婢，我回房了，趁着二夫人不在，去练练字。”杨婢点了点头，帮她把石制的盛器挪开，道：“去罢，我替你盯着，有人过来我就咳嗽两声。”

林依冲她感激一笑，拍了拍身上的米糠，朝门口走去。杨婢突然叫住她，自腰间荷包里掏出一包物事，递给她道：“二少爷叫我给你的。”林依接过来一瞧，原来是张家前些日子做的糖。这是典型的乡下饴糖，甚么都未添加，直接切成小小的长方形。她掂了掂小包，塞回杨婢手中，道：“八娘那里有，她性子你是晓得的，只要有她的，就有我的，这糖你拿回去给孙子们吃罢。”

杨婢笑得有些暧昧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这可是二少爷的心意……”林依本是大大方方，却被她这副样子羞红了脸，扭了头就跑。她一气冲回房中，坐在桌前犹自感叹，宋人真真是早熟得厉害，她这具身体，不过十岁而已，杨婢就能讲这样的玩笑话；她又想起张八娘，只比她大三岁，却已在为嫁人事宜而忙碌了。

张八娘昨晚才练过字，笔墨纸砚还摆在桌上。林依取出张仲微送的字帖，一面临摹，一面注意地坝里的动静。

张家房屋是个三合院，呈“凹”字形，“凹”字底下的一横处，是一排卧房，

中间是堂屋；正房两边延伸出两通拐角的偏房，左边的几间依次是厨房、堆着农具的杂物间、猪圈和茅厕，右边的一排是存粮的粮仓；“凹”字中间那块用来晒粮的空地，即是地坝。

她之所以要盯着地坝，是因为通常情况下，任婶不会任由她闲着，总会找点事儿与她做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半个时辰，喂完猪的任婶穿过地坝，直直朝张八娘的闺房而来。林依忙藏好字帖和写满了字的纸，再将砚台等物归位。任婶推门进来时，她正在天青釉的汝窑笔洗里洗笔，抬头一笑，“八娘昨儿练完字，笔都忘了洗。”她一面讲，一面默默向背了黑锅的张八娘致歉，但任婶还是能寻出骂点来：“既是昨日用过的笔，当时就该帮她洗了。”

杨婶从外面探进头来，驳道：“三娘子洗不洗的，轮不到你来多嘴，你和我一样是个下人呢。”任婶又气又羞，一张老脸涨得通红，忿忿走出门去，丢下一句话：“今儿舅老爷要来，家里人手短了，二夫人叫你中午给两位少爷送饭去。”杨婶对着她的背影啐了一口，回头问林依：“我没给你惹麻烦罢？”林依极少有机会进城，还在想着送饭是项美差，哪里会同任婶计较，笑道：“我已够麻烦了，还能麻烦到哪儿去。倒是你，不要让她迁怒了才好，她可是最爱在二夫人面前嚼舌根的。”

杨婶满不在乎道：“四川自古以来的规矩，我奶了二少爷，张家就要给我养老，赶不得我，卖不得我，我怕甚么。”林依亦晓得这规矩，闻言不再多嘴，挽着她朝厨房去，笑道：“杨婶的厨艺无人能比，就算不是奶娘，二夫人也离不得你。”杨婶自然晓得她心里的小九九，刮了刮她的鼻子，笑道：“二少爷爱吃煲仔饭，我晓得。”

这杨婶，甚么都能扯到张仲微身上去，林依无奈摇头，快步到得厨房，关门，洗手，戴攀膊，走到砧板前切熏肉片。她虽无机会在大宋学做饭，但穿越前，却是会好些菜式，一般家常菜，可难不倒她。

杨婶淘了米，放到热水里泡着，问道：“三娘，你明明会做饭，为何不露两手给二夫人瞧瞧？偏要将新奇的菜式教给我，让我出这风头。”林依切完熏肉，又开始切姜丝，笑答：“我怕风太大，被刮走了，杨婶你身子骨结实，多担待撒。”杨婶也笑了起来，连声道：“我省得，省得。”

新春的白米泡过了十来分钟，林依取了一只小砂锅，在锅壁上抹了点儿油，再把泡好的米放进锅里，加水，烧开；然后夹出炉中几块木柴，调成小火，慢

慢焖着；等到米饭七八成熟，又加进厚厚的几片熏肉和细细的姜丝，最后打上一只鸡蛋。她忙完这些，盖上锅盖，只留两块木柴在炉里燃作小小火苗，然后去给杨婢帮忙。杨婢做了几十年的饭，手脚甚是利落，一碗蒜泥白肉和一碗红烧鱼已摆在了灶台上。林依让她先歇着，接过她手中的活儿，炒了一个清淡的冬瓜片。

其实这时离饭点尚早，只是州学在城中，距离较远，林依不得不提早上路。杨婢取了个外面包裹了棉布的食盒子，将饭菜装进去，送她出门。

林依顺着蜿蜒山路，踏上官道，进入眉山城城门。她人小腿短，到得寿昌书院时，已足足走了一个多时辰，汗流浹背。她到的时候巧，正逢学生们下课，在门口等了不大一会儿，就见张家老大张伯临走了过来，伸出手挟促笑道：“听说老二送了包糖与你，分几块我尝尝。”林依可不是爱害羞的人，白了他一眼，“若我未记错，你已十七了罢，莫要作小儿姿态。”张伯临没能逗到她，讪讪地摸了摸鼻子，朝后唤了两声：“二小子！”

张仲微胳膊下夹着书，脚步匆匆地走过来，看到林依，明显一愣，忙忙地解释：“看书忘了时辰，我不知你要来……”一语未完，突然瞧见她满头是汗，连忙双手去接食盒，顺路从盒底下头塞了条擦汗的帕子过去。

张伯临眼尖，瞧见了他们的小把戏，嘻嘻一笑又准备出声逗林依，却被张仲微一把搂住了肩膀，拖到书堂里去吃午饭。

书院里的学生，大都是城中人，此刻全回家去吃饭了，书堂中空荡荡的，别无他人。林依走了进去，见张氏兄弟二人狼吞虎咽，忙劝道：“慢些吃，莫噎着。”张仲微吞下一块熏肉，道：“教授不许我们在书堂吃饭的，得赶紧。”林依闻言，也怕他们被教授抓住挨训，便站在门口替他们守着。半大的小子，吃饭就是快，没过会子就将三盘子菜扫了个精光。林依快手快脚地收拾好残局，拎起食盒准备回家。

张仲微送她到门口，问道：“你带了我与你的糖？”林依摇了摇头，只道放在家中，没把将糖转送杨婢一事告诉他。张仲微从荷包里摸出二十个铁钱，递给她道：“方才叫你一起吃点子，你却不肯，我还道你带了零嘴儿呢，原来是空着肚子。这钱你拿去买些吃食填填肚子罢，莫要饿着了。”林依摇头，把钱推了回去，拍了拍胸口，道：“出门时杨婢与了我几个钱呢，不消担心我。”说完不等张仲微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跑。

她怀里哪有甚么钱，只有两双万字格的鞋垫，那是她空闲时向杨婶学来的手艺。收购鞋垫的小店就在回去的路上，她熟门熟路地进去，将两双鞋垫卖了十文钱，然后径直回家。

等到她饥肠辘辘地踏进家门时，饭已开过了，还好杨婶与她留了些饭菜在锅里。她到厨下三两下吃完，将碗刷干净，随即钻进卧房，自床下扒拉出一只黄铜小罐子，把那十文钱丢了进去。这只罐子是张八娘的，因此就算被方氏或任婶发现，也会以为是张八娘攒的私房钱，而不会被没收掉。

小罐子在手中沉甸甸的，林依觉察到重量不对，忙捉住底子上的罐脚儿，将罐子掉了个头，倒出里头的物事来。果然，在一堆零散铁钱中，赫然有一小块银子。她捏着银子正纳闷，忽见张八娘进来，便举高了手问道：“这是你丢进去的？”张八娘点头，突然又拍了拍额头，懊恼道：“是我思虑不周，征租税、发官俸才用银子呢，平素谁使这个，拿出去招人现眼。我叫任婶去兑房换成铁钱或交子，可好？”

林依摇了摇头，把银子递还与她，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的好意我心领，但钱还是我自己攒的好。”张八娘觉着不可思议，道：“我晓得我娘不愿你嫁给我二哥，可就算嫁与别人家，陪嫁的花销亦不会少。靠你这般十个钱十个钱地攒，待到嫁妆攒齐，人也老了。”

林依唇边浮上一丝苦笑，这生在蜜罐里、心地单纯的八娘子，还真以为她是攒嫁妆呢。她寄居张家，何处不须打点，就是每月对付任婶，都要花费不少。

张八娘见她摸着罐壁不做声，晓得她是倔脾气上来，定不会再收这银子，只好叹了口气，将银子收起。

林依收拾好黄铜罐子，一抬头，瞧见张八娘歪在床上，托着腮愁眉苦脸，忙问：“怎地这副模样，可是方正伦又追着你满院子跑了？”方正伦乃是方氏娘家哥哥的独子，与张八娘有婚约在身，此刻正随他父亲在张家做客。

张八娘面露鄙夷，道：“他倒是想，可惜追不动。”林依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大胖子肥头肥脑的模样，忍不住笑起来，“他又长胖了？”张八娘气鼓鼓地抱着枕头捶，“浑然似头肥猪。”

林依弯着腰笑了一气，奇道：“你既不喜欢他，当初为何要同意这门亲事？我记得你爹是曾问过你的意思的。”张八娘幽幽叹气，“中表亲，最是兴头呢，爹和娘，都是极愿意的。至于我，爹在家时只教我认字读书，直到今年娘才教

我学女工，我手笨，学得又不好，除了嫁进舅舅家，又有谁愿意要我呢？”

林依见她难过，忙安慰她道：“中表亲也无甚不好，至少知根知底，像那也来提过亲的村东村西的小子们，你见都不曾见过，哪里晓得好歹。”

张八娘听了她这番话，复又高兴起来，笑道：“是这个理。”

二人正说话儿，任婢来请，称方正伦的娘亲来了，要见一见张八娘。张八娘听说舅母来了，吓得缩到了床角，将头摇成拨浪鼓，说甚么也不肯去。任婢狠狠剐了林依一眼，那意思，是怪她带坏了张八娘。林依暗叹了一口气，这与她有何关系，明明是那王氏太跋扈，才使得张八娘不敢去见她。任婢催得紧，她又着实可怜张八娘，只好帮着劝了几句，答应陪她一起去堂屋见客。

堂屋里，主座上坐着方氏，客座上依次是方氏的娘家哥哥方睿，娘家嫂子王氏，及内侄方正伦。王氏向来出手大方，与了林依一套新衣、一双鞋袜作见面礼，又将一对镯子套上张八娘的手腕，拉着她问东问西。趁着这空当，方氏叫过林依，问道：“中午你去书院送饭了？”

林依奇怪，去书院送饭，不正是方氏的吩咐，怎又来问？她不知其意，便只点了点头。方氏盯了她一时，没有继续追问，但脸上却是铁青一片。林依还在疑惑，忽地瞧见任婢得意模样，猛然明白过来，这哪里是方氏的吩咐，分明是任婢在杨婢处吃瘪，设局报复。也怪自己粗心大意，竟信了她的鬼话。

堂上毕竟有客在，方氏的坏脸色未持续多久就恢复了正常。她娘家哥哥方睿捧着一盏茶，不知望着何处，魂游天外。方胖子方正伦一双小眼直直盯着张八娘，舍不得挪开。王氏拉着张八娘，问过了衣食住行，开始进入正题，考询女工厨事学习进度。当她得知张八娘还未学会做饭，脸上立时就不好看起来。

方氏显出几分惭愧，毕竟闺女学技不精，乃是做母亲的教导失职。她见王氏是要继续考问张八娘的样子，忙起身与她续茶，问道：“嫂子，听闻城中小娘子，都爱将脚缠得小小的？”王氏叫她打了岔，有些不悦，道：“教坊的舞女才那般行事，正经人家的娘子，少有缠脚的哩，你问这些做甚？”

方氏讨了个没趣，回位坐下，借着吃茶掩饰尴尬。王氏拖了张八娘的手，要现带她去厨房见识厨艺，唬得她一张小脸惨白惨白。方氏心疼闺女，且担心她出丑，忙上前一步拽了王氏的胳膊，不住地朝方睿打眼色。方睿皱了眉，起身道：“时辰不早了，家去。”王氏不愿意，拽着张八娘的胳膊不肯放，无奈方睿几个大步出了院子，她只得不情不愿地松了手，跟着出去了，临行前还再三

叮嘱方氏要加紧调教张八娘。

方氏憋了一肚子的气，但王氏要瞧未来儿媳的手艺尚属正当举动，不好挑得她的刺儿，只能在心里骂几句罢了。她坐在椅子上闷了一时，就又想起林依上书院送饭的事体来，黑着脸唤来任婢吩咐道：“取布条子和明矾，与三娘缠脚。”任婢还不曾应声儿，杨婢急了，道：“二夫人你这是做甚，听说缠脚疼着哩，三娘子又不是舞女，何苦让她遭这个罪。”张八娘也从旁帮腔道：“咱们生在乡间，缠了小脚怎好走路？”方氏心中冷笑，正是要缠一双不好走路的小脚，才走不到书院去送饭呢。她一语不发，站起身指了指厨房的门。张八娘立时不敢再吱声，乖乖地跟在她身后去了。

下人是不敢违背主人的意思的，杨婢纵然再不情愿，也只能走过去安慰了林依几句后，陪着她回房。任婢到偏房寻了块粗布，胡乱撕作长条，再按着方氏的吩咐找明矾，却未翻着。其实她根本不会缠脚，加之晓得方氏只是想罚林依，并不是真要与她缠出一双漂亮的小脚，便放弃了明矾，单拿了布条来使。

粗糙的布条摩擦到脚底，有点疼，有点痒，林依眼见得任婢伸了手，要折她的脚趾头，突然微微笑起来，“若二夫人晓得是任婢让我去书院送饭的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”任婢第一反应是矢口否认，但证人杨婢就在旁边站着，她只好服了软，缩回手道：“不折了，松松缠几道罢。”林依却摇头，“还是稍稍折一折，不然叫二夫人瞧出来，咱们都不好过。”任婢点了点头，依她所言，半折脚趾，做了个样子。杨婢对这样的结果颇感惊喜，却又不解，待得任婢离去，悄声问道：“明明是任婢使坏，何不向二夫人言明？”

林依苦笑道：“二夫人正愁寻不到法子整治我，若是听说了实情，只怕不但不会罚任婢，还要赏她呢。”

杨婢一想，这还真像是方氏行径，她也寻不出甚么好法子出来，只好安慰了林依几句，起身离去。

这般缠的脚，坐着时无甚感觉，但只要站起来走动，压在下方的四个指头，便会钻心地疼痛。房中只剩了林依一个，但她仍不敢解开布条，生怕方氏会突然前来察视。

黄昏时分，方氏还未现身，林依慢慢挪到了桌前，对门而坐，边练字，边盯着门口。一刻钟过去，她未等来方氏，却见张氏兄弟出现在门口，不禁惊讶道：“你们怎地来了，小心二夫人瞧见。”

张仲微存了心来看她，脚下未停，道：“我娘带八娘和任婢出门去了，我们来寻你有事。”既是方氏不在，林依便安下心来，她晓得乡间不甚讲究男女大防，加之他们兄弟俩是一起来的，算不得独处，更是无甚妨碍，于是坐得稳稳的，搁了笔等他们道明来意。

张伯临走到她对面坐下，自笔架上取了支斑竹管的兔毫笔，在指间飞快转着，啧啧道：“你倒是悠闲。”张仲微看了林依一眼，替她辩解道：“练字是好事。”

林依轻轻一笑，问道：“你们所来何事？”

张仲微道：“我与大哥商量，想凑份子与八娘添妆，却不知买甚么好，因此来向你讨主意。”

林依列了些张八娘平素的喜爱之物，笑道：“若真凑份子，算我一个。”

三人讲了会子闲话，张仲微估摸着方氏将回，便从袖子里掏出一包果子递给林依，同张伯临两个告辞。林依站起身，欲送他们到房门口，却忘了脚是被裹住的，脚趾头乍一吃痛，就有些站不稳，左摇右晃了好几下，才扶着桌边边勉强站住了。

张仲微紧张起来，忙扶她坐下，连声问她是不是身子不爽利。他们在场，林依不好弯腰去揉脚趾头，勉强笑道：“缠了脚而已，不是甚么大事。”张仲微皱起了眉，张伯临却抚掌大笑，“缠得好，缠一双小脚才惹人喜爱呢。”

别个受苦，他却高兴，林依瞪了他一眼，气道：“出去寻你的小脚娘子去。”张伯临讨了个没趣，摸了摸鼻子，先一步离去。他一走，张仲微便道：“我替你解开。”他蹲下身，伸了伸手，又缩了回去，红着脸道：“你自己来罢。”

林依摇头，轻声道：“二夫人还未瞧过，怕是要缠几日了。”张仲微执意要她解开，道：“你总不能一直疼着，若是我娘怪罪，就说是我逼着你解的。”林依听他如此说，很是感激，但怎能叫他因自己而受责罚？忙道：“只要不走路就不疼，莫要担心我。”张仲微急了：“不走路，难道成日坐着？解了，解了！”

林依瞧着他着急上火，忙安慰他道：“莫急，我自有法子，不出三日，二夫人定会亲自开口让我解开。”

晚饭时分，方氏一行才回来，人人满脸疲惫，看似累得紧。原来方氏听说村东头有户人家佐料齐全，便带了张八娘去，教她辨认，却无奈张八娘于厨下一事毫无天赋，折腾了半日也未能认全。她只好每样讨了些回来，预备日日加紧教导，誓要让王氏下回来时挑不出错。

张八娘望着满桌子的佐料长吁短叹：“看着都分不清，还非让我只闻味道，这不是人做的事。”林依解了裹脚布，好生安慰了她几句，又叫杨婢打了水来洗脸洗脚，同她两个安歇了。

第二日清晨，林依梳洗完毕去吃早饭，从堂屋门口到饭桌，短短一截路，她足足摔了三跤，摔得张八娘都眼泪汪汪。张仲微起身欲扶，方氏怒目相加，张老太爷觉出了不对劲，一问才知，原来林依让方氏缠了脚。他当即搁了筷子，怒问缘由。方氏急急忙忙讲了些“我是为她好”等语，但张老太爷哪里肯信，摔了面前的碗，大发雷霆，只差将她赶去张老夫人牌位前跪着。

方氏挨了教训，忙忙地催促杨婢替林依解裹脚布。杨婢扶着林依回房，佩服道：“还是你有法子。”

林依却丝毫不觉着高兴，别瞧她昨日在张仲微面前信心满满，其实哪有甚么好法子，只此下策而已，谁知方氏受了气，会不会迁怒于她？不过就算迁怒，她也不悔，打骂总比缠脚的好，折着脚趾头走上一日，她的一双脚，怕是就此废了。

就在林依提心吊胆、担心方氏找茬之时，王氏先将方氏缠上了，隔三差五就遣人来问张八娘的学习进度，害得方氏成日扎在厨房教课，无心旁顾。

这日，王氏领着个婆子又来了，称那婆子最善厨艺，要将她留下教导张八娘几日。这般明显瞧不起人，惹得方氏大怒，当即夸下海口，三日内必要让张八娘做出一桌子好菜，请王氏前来品尝。负责厨房的杨婢亦很重视此事，同方氏商议了半日，定出了几个既拿得出手又简便易学的菜式来。

张八娘被她们折腾了一整天，晚间回房，神情憔悴。林依就着她的手，将那菜单子瞧了一眼，暗自摇头。这些菜式，大多是蒸菜，火候可不好掌握。她同张八娘相厚，便好心提醒了她几句，但张八娘称，到时火候一到，杨婢就会给她打手势。原来是有了作弊的法子，林依捂嘴而笑，放下心来。

这三日里，张八娘专心致志学习如何调味，因有了压力，倒也进步神速，虽还达不到美味的程度，但好歹咸淡差不离。

王氏再次登门时，张家人都对张八娘的厨艺信心满满，方氏还特意将陪嫁的一套青釉花口盘子翻了出来，好让闺女的菜色更赏心悦目些。王氏取了只盘子，瞧了瞧，向众人道：“这盘子是你们二夫人出阁时，我亲自与她挑的。”众人听她这般讲，少不得要凑趣，聚拢来瞧，只见那盘子开口荷花边，周围一圈儿缠枝梅花，里心压印红龔字，果真样式极好。